

語

石

語石卷九

長洲葉昌熾

長興雕造經典始用黑字以便模印若唐以前石刻惟碑額兼用陽文北朝造象有二通一爲魏始平公造象朱義章書一爲齊武平九年馬天祥造象皆陽文也趙撝叔藏咸通十一年廿八人造象甄慈恩寺所出善業壑亦均陽文棋子方格與始平公同臨胸仰天山造象新出陽文四通皆金正隆二年刻孫趙所未收也浙江六和塔蔣舒行捨財修塔記亦正書陽文金文有成都開元鐵幢鐘銘則陽文多而陰文少矣碑額又有中間陽文四圍界以一線深陷如溝拓之內黑而外白蓋石質脆勁陽文凸起易於駁裂所以護之也

右陽

文一則

反文惟蕭梁吳平忠侯神道闕近又新出一殘闕僅存故散
二字銀鉤鐵畫望之如以鐙攝影墨彩騰奮若以薄紙濃墨
拓之幾不能辨其正背吾友會稽陶心質同年摹之極肖此
外尙有宋熙甯八年君山鐵鍋及唐開元心經銅範蜀刻韓
文書範亦皆用反文金華非邱子雙龍洞三字中閒龍字反
書此在古人必自爲一體而今失其傳矣

右反文一則

余又藏回文兩石一爲馬廿四娘墓券一爲朱近墓券其文
一行順下一行逆上循環相閒非顛倒讀之不能得其文義
尤奇者馬券爲南漢劉氏刻朱券爲劉豫時刻同出僞朝一
在關中一在嶺表不謀而合歐陽公集古錄收謝仙火三字

摩厓倒書世閒亦無別刻倒文反文同文碑中三體可爲好
奇者助談柄 右同文一則

余曩以憫忠寺寶塔頌付潢匠裝池工旣藏披閱之首尾倒
置不復成文蓋其碑左行而裱工不知也由此凡以拓本付
裝必先自檢點諸山摩厓題名詩刻往往自左而右蜀碑尤
甚一部三巴書古志如千佛厓化城院諸刻左行者居半經
幢亦有劉恭一刻蓋其風氣然也蕭梁諸闕如太祖文皇帝
建陵神道及蕭宏蕭續蕭正蕭映凡兩闕東西相對者皆一
闕右行一闕左行墓誌左行者有後漢乾祐二年思道和尚
塔銘經幢左行者尙有寶厯二年廣州光孝寺一刻猶憶爲
鄭僉師校勘沈小宛范石湖詩注原稿書於集之上方因左

邊紙窄卽移而向右書之一書生傳錄仍從右起遂致字字顛倒然則於裱工又何責焉錢竹汀云褚遂良書聖教序自右而左記自左而右古人不拘恆式如此故筆法能極其工也右左行一則

今人刻法帖皆用橫石廣倍于脩約半謂之詩條石若碑版之文則皆直書而下惟漢魏碑陰及北朝諸造像題名皆橫列自二三層逾十餘層不等宋黨人碑本題名之類唐代嶽觀齋醮題名及宋賀蘭栖真詩曇潛三十六峰賦范石湖田園雜興詩元李道宗書樓觀說經臺記皆橫列然以一石爲起訖惟峴山羊公祠詩幢長沙開福寺經幢皆合各面統爲起訖峴山幢第一面係慶厯牒文下七面每面分六列自第

二面第一列橫行至第八面第一列又從第二面第二列起如此循環遞轉迄於第八面第五列止旁行斜上略如史表之例開福寺幢亦略同但止有四面耳此外峴山尙有題名一幢華陰曲陽嶽廟亦各有一幢亦多橫列但書刻非一人非一時大小疏密先後參差不等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曰北海婁羅樹碑久亡明隆慶

壬申沔陽陳文燭得舊搨裝界本用橫石刻之故行款皆失其舊唐人碑惟國子學九經橫刻取其便於誦誦此外無橫刻也

唐縣稻古寺經幢趙州南關經幢拓本皆二十四紙此蓋八面三層一層別爲一石與橫列者不同

元時詔旨碑亦往往三層橫列一層篆文一層漢字一層刻碑時題記寺院賜田地牒亦然牒在上記在中界畝四至在

下 右橫列三則

古鏡銘團欒如月金石文字亦有三通一爲東坡雪浪石銘
一爲大定十七年三清觀鼓銘拓本皆空其中裝池家以景
龍觀鐘或寶室寺鐘安其內方珪圓璧位置天然東坡訪象
老題名與雪浪盆同在定州約方徑尺餘亦可共裝一幀一
爲宋宣和三年宗室不朋母姜惜通瘞石亦圓刻外圍庵摩
尼噠哩吽嚩吒八字 右團欒環刻一則

碑誌譌字脫文亦有塗乙 萃編橋亭記文中人獲壹錢脫人
字旁注又鄉老重書老字古人書
碑不拘又按高湛墓銘末四句崑山墜玉桂樹推枝悲哉永
慕痛哭離長離長當作長離與上枝字韻刻石時未改正號
國公楊花臺銘布衣服栗有丞相之風落相字旁注李光進
碑旬有八日入日上衍者字旁用點抹去之此亦古人不拘
處遇石泐文每空格以避之曾見一經幢空至十餘字錢竹

汀跋齊州神寶寺碑云古人書丹於石遇石缺陷處則空而
不書此碑及景龍道德經皆然墓石或限於邊幅銘詞之尾
往往擠寫或改而爲雙行甚有奪去一二句者此亦操觚之
率爾未可以古人而恕之也又有行中闕字卽補於當行之
下如廖州智城山碑第九行下補棄代二字初未詳其義尋
繹碑文始知此行懸瓢荷篠之士離羣棄代棄代二字適當
石泐縹緲不明此二字爲補闕也第十一行氤氲吐元氣之
精及堅之又堅吐字下堅字皆微泐亦於行下補刊吐堅二
字尙有四五行補一字類此其筆法與全碑一律決非後添
此亦他碑所未見也碑銘誌銘分章其一其二等字或雙行
或旁寫碑首并序字旁寫者多亦有空格直下者梵咒反切

合音及分句字皆直行夾注

萃編杜順和尚行記書擲於急流中而復見見字旁注胡旬反

又孔紆墓誌銘出將旁注去聲宋王公儀碑臣字俱小字旁注翔見於此

唐開成石經無注蜀石

經卽兼刻注惜其石已亡唐元宗注道德經易州邢臺兩石

幢注皆小字約四字當正文一字顏元孫千祿字書郭忠恕

說文偏旁字源唐郎官石柱楚州刺史石柱題名之下到官

年月其小字略同此可爲石刻注書之式釋氏塔銘寺記或

附宗派圖第一代字特大以次人遞增字遞密亦遞小此可

爲譜系挂線之式若告身勅牒勅字固特大第一行亦大字

密排形闊而扁有如今之訃聞三省題銜至末一字姓必平

列其上以字之多寡爲大小疏密令史及郡邑官屬題名皆

姓大而名小此又古人公牘之體式也

右碑文脫譌塗乙旁

注一則 附夾注挂線擠寫

唐碑遇撞頭之處或提行或空格空格以一二字爲率閒亦
增至六七字大約眞書空少行書空多畫界者空少直行者
空多顧亭林金石文字記唐碑遇帝號必空三字裴灌少林
寺碑所紀宇文周事明皇帝皇上空三字隋高祖祖上
空三字而前有周武帝卻不空蓋細流不通古今之所爲也
虞山史金石存曰華嶽精享昭應碑如皇帝天子等字或空
四字五字或空六字十字不一惟我皇及帝字空格前
天子字空六字銘文明明天子句又空格皆不知其義如我
朝我皇我公我君之類輒以我字提行奉爲考妣之類輒以
爲字提行蓋當時風尚相沿如此藩鎮頌德之碑國號朝廷
詔旨等字或僅僅空格而於某公某官則巍然提寫憫忠寺
重藏舍利記於大唐文宗武皇宣宗及上皆空二格其云旌
麾清河公者張仲武也亦空二格書之獨於隴西令公跳行

以履加冠蓋外重內輕椽屬皆其私人但知有節度使而不知有天子固已久矣

刻經造象遇佛字及世尊字提行惟謹而語涉朝廷者或不

然此亦佞佛之心過於尊君矣又佛經中凡爾時字多空格

此與我字提行同一不可解也

王氏萃編云隋鄧州舍利塔下銘皇帝字空一格而舍利

字亦空一格與皇帝並尊蓋敬禮之至矣

隋東阿王碑父操魏太祖武皇帝昆丕魏高祖文皇帝又稱

齊孝昭皇帝皇上皆空一字前代帝王本不必空格迺不於

魏齊下空格而施於皇字之上至皇建元年係年號更不應

空格皇上亦空一字朱嵩山會善寺重修佛殿碑

開寶五年

中有

隋開皇紀年亦誤於皇上空一格蓋書碑者不通文義但知

皇字之尊而不知所以尊之也關中新出龍朔二年張周醜等造象記上爲皇帝陛下以皇字接上爲字寫而以帝字提行擡寫亦所僅見 右擡頭三則

唐以前碑至精者無不畫方罫端正條直有如棋枰然亦有磨損者有駁裂者裂處雖裂完處仍完若磨損之極不惟平漫甚至無一絲痕迹醴泉聖教諸碑其初何嘗無方格今則字畫之外但有空地此無他椎拓過多匪朝伊夕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鉅斷榦漸靡使之然也行書大小疏密各隨筆勢固不宜於畫格亦閒有用通行直格者但長而細則易裂且不無撓曲亦其勢然也碑陰及經幢造象題名分列者或以橫線隔之經幢上下多以橫線爲界或單線或雙線有疊

至數重者亦有用闌干紋者稽古寺經幢供養姓名以字之
大小多寡各畫一方罽如九宮然極精謹碑額亦多用方格
但陽文凸起者多碑文之線如絲額線如繩或如筋惟摩厓
用界線者絕少伊闕佛龕及益都臨朐諸山造象間於龕下
方寸之地礮石光瑩使如鏡面而後界畫之但亦小字多而
大字少蓋山石犖确本不易於奏刀耳

右棋子方格一則

六朝唐人造象墓誌有空格待填之例如武定六年偃師縣
石象碑文首題邑主之下敬造之上文中故佛弟子邑主之
下皆空八格中州金石記曰此非殘缺當時待填姓氏耳又
兗州府武平三年一百人造靈塔記今邑義主下亦空三格
此造象空格之例也隋太僕卿元公誌君諱 字 智其夫

人姬氏墓誌夫人姓姬諱下字下空一格姬下空兩格兩誌
葬於大興縣 鄉 里地名皆空二格唐儀鳳二年淮

南公杜君墓誌君諱下空一格卽接字字字下又空十二格
光宅元年宋夫人王氏墓誌夫人諱某字某諱字下皆空一
格大中元年馮光清墓誌曾門皇諱某字某祖門皇諱某字
某諱字下亦空格留名字待補貞元十六年清河郡張氏夫
人墓誌貞元十六年葬於之下空格留地名待補又張頡墓
誌貞元十 年 月 日奉靈輓附於年月日下附於下皆
空格留卜葬之時地待補此墓誌空格之例也 右空格待填
一則

王氏萃編曰古者臨文不諱漢法邦字曰國盈字曰滿恆字

曰常啟字曰開徹字曰通皆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說文遇諱
字直書上諱而本字不書今漢碑中有開母廟石闕銘因避
景帝諱改啟爲開漢諱之見於碑文者祇此魏晉而下至於
北朝所錄諸碑字多別體不能勘定其何者爲避諱字隋曹
子建
碑書黃中爲如戊戌字缺筆作代戊其體至唐宋閒用之遼
黃內避隋諱涿州石幢戊尙作代當由別體流傳後人好奇相沿用之故
避諱至唐宋碑文始確有可接唐列祖諱在諸碑中惟開成
石經爲最備凡經中虎字皆缺末筆作虍塘獐獐獐獐獐
皆同避太祖諱淵字皆缺筆作淵嫺字亦作嫺避高祖諱世
字皆缺筆作卼泄作洩繼作纒棄作弃勣作勣葉作葉漆抹
棘諫堞倅皆改從云民字缺筆作𠂔氓作𠂔岷作岷潛昏緡

瘠磳皆慙蟻皆改從氏避太宗諱亨字皆作亨避肅宗諱豫
字皆缺筆作豫避代宗諱适字皆缺筆作口避德宗諱誦字
皆缺筆作誦避順宗諱純字皆缺筆作紉肫作肺避憲宗諱
恆字皆缺筆作恒避穆宗諱湛字皆缺筆作浣甚作甚樅作
杞避敬宗諱乃若高宗諱治中宗諱顯睿宗諱旦元宗諱隆
基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天子事七廟自肅至敬七宗而高
祖太宗勑業之君不祧元宗以上則祧廟也故不諱文宗今
上也生則不諱成城皆缺末筆作戕城穀梁襄昭定哀四公
卷及士昏禮皆然此爲朱梁補刻避諱

又曰宋避諱之見於史禮志者建隆元年改天下郡縣犯御
名廟諱者紹興二年禮官言今定淵聖御名若姓氏之類去

木爲巨其見經傳以威武爲義者讀曰威以同旋爲義者讀
曰旋以植立爲義者讀曰植本字卽不改易紹興末祧翼祖
禮官請依禮不諱詔臣庶命名仍避祧廟正諱此避諱之見
於史者祇此攷宋一代帝諱太祖諱匡胤上四世僖祖諱朶
順祖諱珽翼祖諱敬宣祖諱宏殷太宗初名匡義改賜光義
卽位二年改諱炁眞宗諱恆仁宗諱禎英宗諱曙神宗諱顒
哲宗諱煦徽宗諱佖欽宗諱桓高宗諱構孝宗諱昀甯宗諱
擴理宗諱昀度宗諱禪諸諱之見於宋人墨迹宋刻書籍碑
文法帖者唯匡胤敬宏殷恆禎曙桓構昀等字最爲顯著近
世有宋蹟宋槧流傳往往以此數字有無缺筆定其眞贋當
時避諱之法不一本字缺筆或改用他字固無論已至於偏

旁嫌名無不缺畫如因敬字連及竟境鏡等字或改用恭字
宏之作弘弘殷之作殷殷或改用商字又如因禎字連及貞
楨徵因曙字連及署樹豎因構字連及句購構因脊字連及
慎眞或改用謹字經籍所見不一而足碑文卻無多字

案碑文避諱以余所見若唐碑改丙爲景改虎爲武或缺筆
作虍改淵爲泉或缺筆作淤改世爲代或缺筆作卅或作云
改民爲人或缺筆作巳治缺筆作治旦缺筆作旦基缺筆作
基亨作亨如此之類指不勝屈王氏所舉挂漏孔多實亦舉
之不勝舉也其有拈出而爲他碑所僅見者如等慈寺碑稱
王世充爲王充永徽四年紀功碑凡書王世充俱作王充興
福寺殘碑文內神龍三年下有唐元年應是唐隆元年避元

宗諱去隆字此以省字爲諱也李英公碑虎嘯龍騰改虎爲
贊顧亭林曰贊廣韻獸名出西海今倒一虎而又缺一筆以
避太祖諱令人不識矣蘇文舉開業寺碑亦用此體梁昇卿
御史臺精舍碑作贊一武一虎更奇晉周孝侯碑唐人所書
文內虎字兩見一改作獸此猶之嵩高靈勝詩稱白虎通爲
白武通吳達墓誌白虎作白武皆避太祖諱乙速孤行儼碑
稱顯慶爲明慶避中宗諱此以改字爲諱也宋碑避諱字王
氏僅舉慶歷二年褒城縣文宣王廟記誌諸溫珉云卽貞珉
避仁宗嫌名按溫珉二字義亦相屬不必爲嫌諱而改且宋
碑之缺筆多矣改字亦多矣僅以此一碑附會不其疏歟
萃編曰梁開平二年鎮東軍牆隍廟記書城作牆戊作武金

石文字記云按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七月勅全忠鑄河中晉絳諸縣印縣名內有城字並落下如密鄭絳蒲例單名爲文九月勅武成王廟宜改爲武明王十月勅改成德軍曰武順管內棗城縣曰棗平信都曰堯都棗城曰樂氏阜城曰漢阜臨城曰房子避全忠祖父名也蓋全忠祖信父誠又按五代史滑州唐故曰義成軍以避梁王父諱改曰武順又冊府元龜開平五年五月甲午改城門郎爲門局郎曾子固跋韓公井記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故城今謂之故牆卽鄢也由梁太祖父名誠避之然則城者誠之嫌名也冊府元龜言帝曾祖諱茂琳開平元年六月癸卯司天監請改戊字爲武然則戊者茂之嫌名也容齋續筆謂戊類成字改之非

又曰遼慈悲庵大德幢記壽隆五年碑書壽隆作壽昌避道
宗諱靈巖寺記稱琛公之傳爲臨際裔臨際卽臨濟齊乘載
濟陽大定六年避金主允濟諱改曰清陽允濟遇弒復舊此
碑刻於明昌七年宜遵大定制爲衛紹王諱也 右避諱五則
錢氏養新錄曰彭王傅徐浩碑浩次子峴所書碑末有表姪
河南府參軍張平叔題諱十二字題諱卽今人所云填諱也
元刻麻衣子神宇銘字朮魯紳撰其子字朮魯遠書南陽貢
士李珣填諱正用徐峴之例余謂唐碑尙有大歷九年張銳
墓誌錢庭篠文父張帽書姊夫李西華題諱父爲子諱其義
未聞宋石有黃州判官從政魏玠填誌嘉定癸未明年之三
月男汝礪文後亦有填諱姓名寶祐元年帶御器械張填填

刻後題子萊孫等識劉仰祖填諱義國夫人虞氏誌德祐乙亥孤哀子趙孟窠泣血謹誌眷末趙時彌填諱張填一刻孫氏著錄魏誌出吳中今歸貴池劉聚卿虞誌近出會稽皆竹江所未見 右填諱一則

碑版述世系上行者曰高祖曰曾祖或不稱祖而稱皇父下行者曰元孫曰曾孫此通例也漢尹宙碑云君東平相之元曾稽太守之曾稱元稱曾而去孫字顏魯公錢唐縣丞殷君夫人碑本其例曰君北齊黃門侍郎之推府君之元皇朝秦王記室思魯府君之曾夫人係魯公之姑婦人而稱君又開成四年大遍覺法師元奘塔銘稱曾祖爲曾父皆爲勸例潘昂霄王止仲所未言也 王氏萃編云裴光庭碑稱曾王父爲大王父惠源和上神空誌稱曾祖爲

曾門大父段行琛碑稱高祖曰高門曾祖曰曾門馮光清墓誌稱曾祖曰曾門祖曰祖門並罕見 右高曾書法一則
項子京得名畫自書價值於幀尾遍加藏印余有句云十斛明珠聘麗人爲防奔月替文身古刻之遭黥者其剝膚愈酷
新出隋蘇孝慈誌一達官跋其上惡札也黃子壽師在關中磨而去之今尚有斧鑿痕碑估以此定拓本之先後魏高植墓誌左空處後人題龍飛鳳舞四字南山一唐幢爲明人李得淵題字其上極鄙拙又見一金剛經幢經文之末鐫一陽字又一殘幢有泰山石敢當五字此皆所謂毀瓦畫墁也棲霞明徵君碑尙未損而滿石皆有小圓圈縱橫厯落如以筆管印成者又見一魏造象原刻本淺細後人又從而剗削之望之如叢蘭修竹枝葉紛披而所存殘字益在有無閒矣 右

妄人題字一則

唐張嘉貞北嶽恆山祠碑年月之後有行云年號尙書名位太中大夫行定州別駕上騎都尉盧國公李克嗣題王蘭泉曰此書碑之變例也余謂此卽填諱之濫觴碑末題字變例唐石多矣如李北海麓山寺碑末一行云英英披霧其德允爍卓立雋才標舉明略此與曹娥碑黃絹幼婦正同但非度語耳華嶽精享昭應碑左方有盧倣八分書題蓮華巍巍竹箭喧騰浩浩古今憧憧往來十六字景昭法師碑銘詞之後另一行云太平觀道士徐元沼道士許長久徐則內行克修外通儒學許則宿推公幹虔奉眞宗共三十三字元傑演陽果業寺開東嶺洞谷銘年月之後有一行首僅存一寺字

下存石鼓在焉四字中間泐失與福寺殘碑後題菩提象一鋪居士張愛造此皆與碑文不屬王履清碑末有太原二字別爲一行自是郡望以示別於琅邪然他碑未嘗有書郡望於後者亦變例也至楊大眼造象末刊名記功示之云爾之下空一格單書一武字都邑師道興造象末句同昇彼岸之下空五格正書一文字筆勢皆與全碑同確爲當時所刻義不可曉又白石神君碑後有燕元璽三年正月十日主簿程疵家門傳白石將軍教吾祠今日爲火所燒共二十九字妖妄不經刊諸貞石何以示訓

魏于府君義橋石象碑首有北魏武定七年古碑入字銘末年

月前有民望王進防口都督王續爲亡父開佛光明主十八字皆後人所刻非原文

右碑末題字變例一則

前人名跡固以摹搨過多致損然受病亦有不同歐褚諸碑

瘦硬通神愈拓愈細今醴泉碑僅存一絲若斷若續再久之則無字矣此一病也顏柳諸碑拓工先礮之使平又從而刀挖之愈挖愈肥亦愈清朗久之浮面一層盡揭而字遂漸移向下遂至惡俗之態不可嚮邇圭峰禪師碑前三十年拓本尙清勁有力今則精神面目迥非本來此又一病也魯公東方朔畫贊余曾見一南宋拓虬筋盤結波磔飛動與今顏書絕異以明拓本校之字固未損也而蒼秀之氣不逮矣以新拓本校之字仍未損也而癡肥之狀難堪矣同此一碑并未重刻先後工拙霄壤懸絕使三本並陳于几謂卽從一碑出其誰信之家廟元祕諸碑皆可類推友人自關中來者爲言碑林中搗石聲當當晝夜不絕碑安得不亡貞石雖堅其如

此拓者何也

右碑石拓損受病不同一則

拓本雖以先後爲別然後拓之精本竟有勝於舊拓者嵩山
太室石闕王虛舟所見新拓本校程孟陽舊拓本轉多字余
所得昭陵諸碑皆道光間拓也陸先妃清河公主兩碑視萃
編所收約多數十字張允杜君綽兩碑則溢出二三百字蓋
西北高原積土成阜碑之下半截或淪陷入土拓工第就顯
露者拓之輒云下截無字而不知其文固無恙也百年後復
出矣或藤葛糾纏或苔蘚斑駁又或塵堞叢積拓工未經洗
濯草草摹搨安有佳本若爲之刮垢磨光則精神頓出矣國
學石鼓文近時洗拓本視國初拓轉多字此其明驗也碑之
蝕損如人之受病其所因各不同若斷裂者如人手足殘廢

一肢雖缺全體不害殘圭斷壁彌可寶貴若野燒熏炙風雨
摧剝字形雖具光鉉挫損望之如迷三里霧然匡廬佳處或
轉在微茫煙樹之中宋拓化度寺銘剝落極矣而殊耐人尋
味不如今之翻刻雖清朗而一覽無餘其餘有漸塌而損
者其初僅字口平漫鋒穎剝敝朝漸夕摩馴至無字甚至其
形已蛻而映日視之遺魄猶若輕煙一縷蕩漾可見若今之
醴泉銘及房梁公碑殘字是已有猛擊而損者字之四圍空
地皆不損惟每字陷一坎窞模餉不辨望之如一行白鷺又
如成團白胡蝶此則雖凝神審諦無一筆可見一字能釋雖
有碑如無碑矣非於石刻有深讎怨毒何至於此若今昭陵
之牛秀德陽公諸碑是已

右近拓勝舊拓一則

藏書有五厄古碑之厄有七而兵燹不與焉韓退之詩云雨

淋日炙野火燎又云牧童敲火牛礪角亦不與焉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地震崩摧河流漂溺漢華山碑唐順陵碑皆爲地

自洛竊載還祇園片石誤椎化度之碑范諤化度寺銘跋高

南山佛寺見斷石砌下視之迺此碑稱歎以爲至寶砥柱洪

寺僧誤以爲石中有寶破石求之不得棄之寺後砥柱洪

壽久沒純施之碣謂薛純施此一厄也匠石磨礪耕犁發掘

或斷爲柱礎北海李秀碑爲一敘官斷爲柱礎六四礎爲王

年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或支作窰陁康強跋云是夏陽人

省營造司亦用爲柱礎或爲廢寺之觚甍元

家支或爲耕場之礪礪濟魯開經幢農或爲廢寺之觚甍許

有王興元閣記見圭塘小稿今殘碑通衢如砥填江左之貞

百餘字尙在和林寺僧毀爲香案通衢如砥填江左之貞

珉相傳六朝刻石明太祖時皆用以贅治街道今金架水爲

梁支漢經之殘字

廣川書跋熹平石經周大象後破為橋基

荒墳蔓草徧臥蟠螭

廢壘長楊聊資列雉

吾鄉王廢基防營牆基累累皆舊碑也

此二厄也唐宋題

名摩崖漫刻後來居上有如積薪唐賢名迹宋人從而磨刻

之宋賢名迹明人迺更加甚焉賀方回之題字惆悵武邱

賀方回題名庚申前尙完好今為若上一僧父鑿損

史延福之刻經模餉伊闕

龍門如意元年

史延福刻伊闕兩大字於上

邠原攬古空譚大佛因緣

邠州大佛

寺吳憲齋中丞為學使時列炬訪之觀壁間

岱頂勒崇莫問

題名累累有唐刻一通為宋人羅刻其上

從臣姓氏

唐元宗泰山銘後附刻從臣姓氏皆為後游者刻損

莫不屋中架屋牀上安

牀此三厄也武人俗吏目不識丁勾工選材艱於伐石或去

前賢之姓字而改竄已名

余所藏宋元幢其字跡有絕類唐人者蓋皆屬吏媚其府主作功德

俗僧為取舊幢磨去年月姓名而改刻之

或磨背面之文章而更刊他作

唐華嶽精亭昭

應碑卽刊於天和碑之陰授堂金石跋曰水經注樊城西南有曹仁記水碑杜元凱重刻其後書伐吳之事古人簡便不重煩如此又渭水內載漢文帝廟一碑建安中立漢鎮遠將軍段熲文給事黃門侍郎張利書魏文帝又刻其碑陰二十餘字又在杜征南之前然碑陰本無字則可若如顏魯公廟碑有碑陰記或有故吏題名亦從而磨刻之則前賢名迹已失其甚或盡鏤舊文別鑄新製改爲改作漸滅無遺如唐書半矣其甚或盡鏤舊文別鑄新製改爲改作漸滅無遺如唐書傳高昌之役磨去漢班超紀功碑更刊頌陳國威靈卽貞觀十四年姜行本碑是也陸務觀老學庵筆記云北都有魏博節度使田緒遺愛碑張宏靖書何進滔德政碑柳公權書皆石刻之傑也政和中梁左丞子美爲尹皆毀之以其石刻新頒五禮新儀趙德甫跋何進滔碑亦云政和中大名尹建言磨去舊文別刻新制好古者爲之歎惜孫淵如述何夢華之言云金承安三年牛頭祖書唐相魏文貞廟記亦磨去唐碑重刻碑首猶存唐字唐深州刺史墓誌蓋明人刻作金牛禪師塔碑趺元時學宮所刻至元大德此四厄也裴李爭功熙聖旨碑大半磨治舊石而更刻之

豐鉤黨李義山云長繩百尺拽碑倒巖沙大石相磨治蘇子由云北客若來休問訊西湖雖好莫題詩韓蘇之文毀於謠

詠又若聞朝僭號諱於納土之餘

吳越錢氏諸碑有建元者宋初納土後皆毀去所毀

經幢

尤多叛鎮紀年削自收京以後

懷忠寺寶塔頌史思明紀年皆磨去重刊唐號

或碎

裂全文或削除違字後賢攷訂聚訟轉滋此五厄也津要訪

求友朋持贈輶車往返以代苞苴官符視若催科匠役疲於

奔命一紙之費可以傾家千里之遙不殊轉餽里有名迹重

爲閭閻之累拔本塞原除之務盡今昭陵諸碑無一瓦全關

隴輦洛之交往往談虎色變此六厄也夫石刻者所以留一

方之掌故非鎮庫之奇珍海內藏家敝帚自享宦游所至不

吝兼金或裝廉吏之舟亦入估人之橐奪人所好遷地弗良

轉展貿遷必至失所此關中毛茆才所以有勿徙石刻之記

而言者諄諄聽者充耳化度寺碑宋范氏書樓本已先作俑

畢秋颺中丞自關中攜四唐石歸置之靈巖山館庚申之劫與平泉花石同付劫灰此七厄也有此七厄其幸存天壤者皆碩果矣可不寶諸

漢唐以來石刻有王字者其碑幸存亦多鐫毀此金海陵之虐政也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云裴淮少林寺碑內王字俱鐫去按金史海陵正隆二年二月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追取存亡告身公私文書但有王字者皆立限毀抹碑誌並發而毀之此碑王宮王言夏王有王等字亦從而鐫去完顏之不通文義而肆爲無道可勝歎哉此又碑之一小厄也貞石之壽遇倖父而不永猶可言也惟有明一代如前所紀提學趙岩者儼然學者師蘇許公朝覲壇頌梁昇卿八分書在

元宗紀泰山銘之側朱竹垞云明有俗吏以忠孝廉節四大字鑱其上頌文毀去者半以弇州尙書之言證之所謂俗吏迺閩人林焯也又北海麓山寺碑陰刻官屬銜名每列姓名下各繫以贊武虛谷云爲妄庸人題字交午橫貫以致損蝕不可次第其大書樞勒者則前明提學郭登庸也宋眞宗登泰山謝天書述功德銘明鄞人俗吏汪坦大書題名於上每行毀三四十字不等古刻遭此厄者非一操刃者大抵皆科目中人空腹高心以衛道自命遇二氏之碑輒毀之此又碑之一小厄也新唐書武宗本紀會昌五年八月壬午大毀佛寺復僧尼爲民王圻續通攷上惡僧尼耗蠹敕上都東都各留二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

其時官吏奉行至於碑幢銘贊之類無不鑿毀或坎地而瘞之其見於石刻者如魯公八關齋報德記後有宋州刺史崔倬書石幢事云會昌中詔大除佛寺凡銘塑象刻堂閣室宇焚滅銷破一無遺餘分遣御史覆視之此州開元寺有顏魯公八關齋會鐫記大幢刺史邑宰以不可折遂鑿鑿缺口以仆之又大中八年牟璫方山證明功德記會昌五年毀去額寺五千餘所蘭若三萬餘所麗名僧尼廿六萬七百餘人所奉驅除略無孑遺又大雲寺殘幢後有題記云此幢五年口月奉勅毀寺其幢隨口口口至大中四年庚午溧水尉劉皋等同再建立蓋驅除未幾至大中初而尋復矣然元魏以後造象所毀當已不少經幢尤多殃及余所藏唐幢往往有大

中重建題字五代宋初尙有發地得之而再立者皆因會昌之劫也此又碑之一小厄也 右碑厄二則

唐人刻經及誌墓之文不盡有撰書人蕭勝墓誌題爲褚遂

良書邢臺無量壽佛經 上元元年紀王造 題爲歐陽詢書皆後添蛇

足藉歐褚兩公名爲重耳龍門奉先寺虛舍邨象龕記後有

進士都仲容記六字筆法凡近當是明人添刻平津訪碑錄

誤爲撰人都字不甚晰 或是邨字 又臆釋爲殷仲容則誤之誤矣

殷仲容唐初人此則開元十年造遠不相及 右添刻撰書人

一則

語石卷九終

諸石卷十

長洲葉昌熾

古碑一刻再刻如唐之聖教序有五本據古石現存所記一
為王行滿正書褚登善書有三刻一序記并為一碑即刻於同州
恩寺塔下世所稱雁塔本也一序記并為一碑即刻於同州
倅驢者蒼潤軒帖跋有褚公行書聖教序刻於咸亨三年儲
藏家罕著於錄宋端拱元年沙門雲勝分書新譯聖教序尚
不在內也竹雲題跋云褚聖教序行書一楷書二行書為宋
道君瘦金書之祖今已亡又按觀妙齋金石略云余於同州
雁塔二刻之外又得一本年月同雁塔本而字法不同碑已
有斷蝕處不知在何所諸評論者皆不之及焉然則褚公聖
教序實有四本夢真容碑一在易州龍興寺一在終南樓觀觀妙齋
夢真容碑又得白鵲觀一碑先是党光所書漢
乾祐三年楊致柔奉命重書此本從未見著錄宋之黨人碑
五嶺以西即有兩刻元之張留孫碑京師一刻貴溪一刻此
金石家所共知也吾吳郡學有淳祐元年張安國書疏廣傳

及唐盧坦對杜黃裳語藝風拓寄當塗石刻亦有此兩本後
五年陳塏刻蔡襄書韓魏公祠堂記安陽一本元豐七年刻
於畫錦堂記之陰當塗亦有一本年月皆同惟缺撰書人名
耳天聖二年涇州回山王母宮頌凡兩本一爲南嶽宣義大
師夢英行書一爲上官必篆書其文無一字異也元祐元年
惠因院賢首教藏記在西湖集慶寺紹興府學亦有一本撰
書年月皆同惟額一篆書一眞書此外表忠觀碑東坡有大
小二本醉翁亭記東坡有眞草二本蘇唐卿有篆書一本坡
翁草書本世不經見篆本則更難得矣韓昌黎伯夷頌范文
正公書之金皇統九年楊漢卿又書之題曰重書伯夷頌長
安有安宜之重書阿房宮賦

元祐八年

曰重書亦必有原書一石

余曾見米南宮行書一本安米同時宜之當別有所承此與舊碑已燬而後人重書者

如蔡元度重書曹娥碑

略異也又如陽冰城

隍廟記原刻在縉雲程浩夫子廟碑原刻在三原他郡邑廟及學宮亦間有借刻者大都明人不學者爲之耳

李藥師上西嶽文不知其所自來當是好事者爲之耳然摹本頗多世所通行者惟長安一本明人摹刻余所見有潞城一本宋崇甯三年楊大中刊藤縣有一本宋紹興丙寅知軍州事施某重刊明人叢帖中亦往往摹刻之此真以康瓠爲寶也

宋眞宗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今所傳拓本其碑在泰安府城南門外五石合成高九尺額高二尺八寸聶劍光

言此碑有二一勒山下卽城南之碑也一勒山上在唐摩厓
碑之東字徑二寸明嘉靖閒俗吏鄞人汪坦又汝南人翟濤
題名鐫蓋於上每行毀三四十字不等額十三字尙完好後
人第知有城南之石不復知岱頂之尙有摩厓一刻也右古
碑一刻再刻三則

醴泉皇甫諸碑摹本充斥家刻坊刻無一足觀然前人名跡
已損後人得初拓精摹不見中郎猶見虎賁未爲無益虞伯
施夫子廟堂碑唐時已泐黃魯直所謂孔廟虞碑貞觀刻千
兩黃金卽易得宋時卽有兩翻本肥本在長安瘦本在城武
互有得失臨川李氏有唐拓殘本以肥瘦兩本較之天壤懸
絕始知原本不可及

詳見翁學士
廟堂碑跋

歐書化度醴泉皆有宋翻

宋拓本覃溪見化度最多范氏書樓本皆祇四百餘字其多至八百餘字者皆非原刻溫虞公碑亦祇存四百餘字宋拓八百餘字多不過千字覃溪嘗自至昭陵碑下精拓得一本云可辨者有二千餘字其實筆畫皆損不過匡廓尙存約略以文義聯屬之耳今陝西有裴刻本多至二千餘字蓋卽以新拓精本仿其結構用筆非眞有多字祖本其面目雖是其精神則非譬之優孟衣冠耳醴泉惟錫山秦氏本能亂眞今亦僅存殘石人重之與舊拓原刻等余曾見南宋權場本雖宋翻遠不逮秦刻皇甫碑有三監二字者尙可觀若得線斷本則更爲至寶矣然三監本拓之先後亦不同拓最早者僅降線斷本一等碑估之作僞者往往以摹本三監二字裝入

無逸本鑒別稍疏卽爲所罔褚書惟孟法師碑有翻本

枯樹賦哀

冊文皆帖類

所見以嶺南葉氏本爲最勝今宋拓孤本亦在臨川

李氏翻本大都皆從茲出聖教未見重摹本而懷仁聖教化身最多亦最不易辨孟津王覺斯及西安荀氏兩摹本皆能亂真北海之秦望山法華寺碑娑羅樹碑皆石亡補刻顏書八關齋記亦宋時燬而重刻中興頌蜀中有三本干祿字書有一本皆宋時摹刻宋廣平碑在沙河宋氏家祠後裔恐其剝損不輕椎拓碑估以拓之難也別刻一本以應四方之求然視原本遠遜磚塔銘摹本最多王蘭泉云長洲鄭延陽岫谷吳縣錢湘思贊兩本最善鄭媚秀錢瘦勁原刻破裂則此二本皆可寶也宋蘇文忠書因黨禁磨損重刻者過半此外

如漢之桐柏廟碑郭有道碑魏之弔比干文唐之曲江張氏
兩碑皆經後人重刻孫吳天發神讖碑舊斷爲三在江甯府
學尊經閣下庚申之劫燬於兵燹吾吳帖估張某精於摹勒
以木柿餉紙爲質仿刻一本鑒古家皆爲所銜然碑文可以
亂真其後元祐胡宗師崇甯石豫兩跋行書神氣全非並多
誤舛不難一覽了然人自不察耳此碑篆體奇古郭脣伯詆
爲牛鬼蛇神雖非知言然亦可見畫鬼神易畫狗馬難也六
朝唐誌之佳者其石或亡佚碑估得舊拓往往摹刻以充孤
本如崔敬邕張黑女之類皆有贗鼎好古而鑒別不精者其
慎旃 右摹本一則

舊碑摹本已如犁軒之善眩更有憑空結撰者如世傳涼州

刺史郭雲誌女子蘇玉華墓誌黃葉和尚墓誌皆題爲歐陽
詢書無其人無其事謬種流傳稍有識者能辨之李邕之戒
壇銘雖有所本亦是重起爐竈與原碑渺不相涉因焦山有
瘞鶴銘遂有瘞馬銘瘞琴銘琴銘小楷妍媚世頗好之余知
爲吾吳顧南雅先生作馬銘字亦不惡其石出於關中安陽
有漢殘碑五種齊魯之間斷碑一角時時出土文多者不過
數十字無人名地名年號可證益復不可究詰人言熹平殘
碑卽不可信若朱博頌確知爲諸城尹祝年明經所造李昭
養奮破張郃銘亦皆後人所僞託造象北朝多南朝少今蜀
中新出梁造象數十通似刻於甄多天監大同年號皆贋造
也大抵贋造者墓誌造象居多不能爲豐碑其文或有所本

其字雖有工拙古今氣息總可摩挲得之趙撫叔以甯贊碑
爲依託王可莊太守疑蘇孝慈誌爲李仲約侍郎書則皆賢
者之過矣

右贗本一則

柳公綽諸葛祠堂記陳諫南海神廟碑皆唐人名跡覃溪列
入碑選余先後得舊拓本再三審諦雖非重刻然風度端凝
矣而間有齊氣骨格適美矣而不無弱筆蓄疑久之後得武
侯碑陰明蜀府承奉滕嵩題字有補還其舊庶毀璧復完而
覽者無闕云云武虛谷跋云碑在前明補刻今所見者已非
舊觀始恍然悟兩碑之字不盡爲原刻覃溪所見當是明以
前本故服膺如此諸葛碑銘詞乃詔相國詔下重一詔字志
願未果誤書日日未果旁注志願二字王蘭泉謂是前明補

刻時滋謫此外張嘉貞北嶽恆山祠碑後有宋入內供奉官
王潭題字云宣和庚子賁御香來謝因讀唐丞相張公所述
碑數字剝落迺將完本以碑閒所有字補足之此亦補刻之
一證但祇數字且唐宋刻手不甚相遠故尙不覺其懸絕耳
魯公八關齋記中州金石記以爲重刻世無異議然攷記後
大中五年宋州刺史崔倬書顏魯公石幢事有云三面僅存
委埋於土又云惜其堙沒遂命攻治雖眞贗懸越貂狗相續
且復瞻仰魯公遺文昭示於後玩其詞意是原刻尙存三面
倬所補刻者五面耳寶刻類編先題顏眞卿撰并書後題大
中五年崔倬補書良得其實蓋舊碑再立重刻者多補刻者
少余所見唐碑經後人補刻惟此四石而已

右補刻一則

世有古碑已佚忽然復出碑估挾以居奇無足奇也北海靈巖寺碑平津訪碑錄注云已佚光緒初元市上忽有新拓本頗得善價不知此碑仍在長清本寺但久不拓耳魏之高翻碑唐之焦旣碑趙明誠皆著錄自元以後無見者據金石錄元十八年從弟郁文朱獻貞行書近數年高翻碑與高益生高盛兩碑同出

於磁州焦旣碑出於中州此蓋淪入土中高岸爲谷耕犁發掘得之高長恭碑趙撫叔所收僅有半截今全碑俱出碑兩面皆有字額之陰又有安德王經墓興感詩此蓋下半截舊陷於土今始昇而出之初未嘗泐損也昭陵之張允杜君綽諸碑舊拓字少新拓字多其事正同栖巖寺韋晨六絕文并韓懷信詩皆在首山舍利塔碑之陰趙明誠亦著錄從來拓

舍利碑者不拓陰世遂以爲佚矣其實一字未損并未沈埋
土中裏甌而往者自熟視無覩耳湖州墨妙亭有宋人書玉
筍兩篆字並題名數通同刻一石亡友陸存齋丈輯吳興金
石記列之佚目余從厯肆得拓本紙墨尙不甚古決非舊拓
此當是湖之舊守攜以歷廉石歸裝耳以此推之歐趙洪所
錄諸碑今雖淪沒安知吾生不再見之吾生卽河清難俟安
知後人之不復見之其可以爲已佚而不復訪求邪 右古碑
已佚復出一則

碑以舊拓爲重歐虞褚顏一字增損價踰千百碑估相傳衣
鉢如聖教雁塔同州兩本皆以治字避高宗諱開口者爲舊
拓懷仁聖教舊拓以高陽縣開國男一行未泐者爲別又以

佛道崇虛崇字山頭中間一直斷續爲摹本之證皇甫碑以無逸本爲稍舊三監本爲更舊然同一三監本相去先後亦在百年上下至線斷本則非宋拓不可矣醴泉銘以有雲霞蔽虧字爲勝衛景武公碑以有鼃鼃字爲勝北海李思訓碑張叔未云有并序二字及竇氏夫人四字者爲宋本余得一本碑末楚厚迫刻四字尙未泐則更在前矣此皆言唐碑耳漢碑如韓勅史晨亦皆有泐字據爲先後之別其實紙色墨色精神氣韻所見旣多自可望而知之尋行數墨猶非神於鑒別者今世拓本元明已難能可貴若得宋拓歎觀止矣唐拓則天壤閒惟有臨川李氏廟堂一本其中亦屢入宋刻非完本也余在京師見李子嘉太守

太守寓米市胡同當從丁叔衡前輩登其堂觀所藏

名蹟聞曾爲中州一郡守忤上官投劾歸童顏鶴髮健步如飛今之畸人也所藏褚書房梁公碑

踰一千字的真唐搨可與廟堂競爽海內恐無第三本余去年自隴上歸得北海李秀碑世所稱北雲麾也此碑在前明已斷爲六柱礎朱椒堂侍郎得一本以爲宋拓重開一石置之都門法源寺以校余所得全拓不差一字泐紋亦處處脗合始知重摹本刻手頗不惡然祇能得其結構其神韻終不能到余謂此石舊在良鄉當宋之日燕雲十六州先入於遼後歸於金此拓如在北宋則爲遼拓卽在南宋亦爲金拓藏書家有金刻尙書正義證類本草金石家未嘗聞有金拓有之自余此碑始世有眞賞當不以爲敝帚自珍耳

收藏家重舊拓惟在烜赫巨碑而不知小唐墓誌尤可貴蓋

醴泉聖教諸碑原石具在卽非宋拓歐褚面目略可髣髴至
墓誌宋元出土者十亡八九卽乾嘉以前出土者亦十僅存
二三幸而僅存者日見其少唐以前崔敬邕常醜奴諸石存
於世者殆無幾卽唐以後如元之開趙張伯顏藝風所藏一
本之外不聞更有第二本范氏書樓化度原石傳留至今千
金不易卽其龜鑑幸得舊拓可不寶諸

右碑重舊拓二則

原石已亡海內又無第二本是謂孤本較之歐虞宋拓尤可
矜貴漢碑如婁壽夏承兩刻舊爲何義門所藏婁壽今歸虞
山相國夏承藏藝海樓顧氏潘文勤師奉諱歸里以千金得
之文勤藏漢石最富小蓬萊閣五碑亦歸插架一爲成陽靈
臺碑元丕二朱龜三小黃門譙敏四圍令趙君五又得梁永

陽昭王蕭敷及其妻敬太妃墓誌皆人間絕無之本青浦王

蘭泉侍郎藏四楊碑

楊統楊著楊雷楊

烏程嚴鐵橋曾見三費碑

舊在

墨妙亭

皆僅存碩果今不知尙在天壤否四楊碑余曾得上海

徐紫珊雙鉤本天津樊文卿所藏也酸棗令劉熊碑與唐茅山王先生碑皆歸毗陵費妃懷同年王碑自何公邁馮已蒼葉林宗轉歸於解溪管氏妃懷又得之中江李氏漢石經殘字有兩本皆有覃溪跋先後歸沈韻初孝廉今以重值售於楚北萬觀察航魏崔敬邕墓誌聞在陽羨住彼沅中丞處宋開趙埋銘元張伯顏壙誌亦自韻初沒後轉歸繆筱珊隋丁道護啟法寺碑唐魏栖梧善才寺碑皆在臨川李氏薛舍人信行禪師碑沈傳師羅池廟碑皆在道州何氏此皆海內烜

赫名跡藏奔源流昭然在人耳目此外若泰山秦碑華山漢碑隋之常醜奴墓誌唐之魯公大字麻姑仙壇記所見尙不止一本麻姑仙壇記亡友姚鳳生明經藏殘拓三四葉精采煜然吾邑彭氏道州何氏所藏兩足本招手皆在其後鳳生墓有宿草兩子皆不能肯構今不知所歸矣張長史郎官石柱記明王元美所藏董思翁據以刻入鴻堂帖者亦爲六丁收去其餘見於諸家序跋者尙不少以非所見聞不備錄右孤本一則

模勒古碑古有響搗之法今人輒喜用雙鉤歸安吳氏化度溫虞恭公皆有雙鉤本激素飛清閣雙鉤舊帖多至數十種吾友費屺懷同年嘗謂余云重刻石本滯於迹象不如雙鉤

本之傳神洵爲知言然亦視其工拙何如耳小玲瓏館馬氏重刻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氣動墨中精光四射視西安原本幾幾青出於藍劉燕庭金石苑縮豐碑於尺幅大小真行各極其態皆黑文也試以初印精本隸釋黑文與新刊隸篇雙鉤校之黑文何嘗不勝白文惟作僞者以雙鉤本墨填四圍空處中留白文以充古拓此則惡俗不可耐爾右雙鉤本一則

附木本廓填本

賈秋壑玉枕蘭亭爲縮臨之濫觴牛空山金石圖每一石皆摹其形製縮臨數十字以留原碑面目金匱錢梅溪有漢碑縮臨本頗爲世重字小如豆鬚眉畢現然梅溪隸法從唐碑出豐贍有餘適古不足與石門夏承諸碑尤鑿枘仍是我行

我法耳吾鄉顧耕石學士傳停雲書派工於小楷余曾見其
縮臨虞廟堂碑精謹絕倫無一筆不神似然古人所謂方寸
千言亦非無施不可篆籀之繁重隸草之飛動地小卽不足
以回旋若魏之趙文淵唐之薛純陲宋之蔡元度黃魯直奇
峰突起大波齠淪累黍之地安能全神湧現惟近時歐洲電
光攝影之法可大可小雖剝泐皴染筆墨所不到之處亦無
不傳神阿堵此爲古人續命第一妙方垂燼之鐙火傳不絕
真翰墨林中無量功德也

右縮臨本一則

附攝影本石印

本

殘縑零璧徑寸皆珍舊拓剪裱之本漿性脫落最易散佚卽
整拓本或煙熏或霉溼或爲蠹蝕皆能損字故舊拓有殘本

有足本磚塔銘出土時卽斷裂其後石愈損字亦遞少然與其得摹刻足本不加得原石殘本化度醴泉諸舊拓往往以數殘本合爲一本紙色墨色皆不同此亦如書之有百衲本也又有以贗本攙入原本者不可不辨

古碑出土或斷裂失去一角其後復訪得之又或陰側之字以洗剔而始顯故有先拓本字轉少後拓本字轉多甫出土時碑估或故留陰側不拓迨售之旣罄足本再出則收藏家不能不又購之以此牟利聞喜縣令蘇君德政碑下截中間行短左右數行溢出數十字爲碑趺所掩余得第二本始見之高長恭碑其初僅半截其後全碑出而文字仍不完久之碑陰出其文與正面相接始知此碑兩面刻年月皆在碑陰

最後額之陰又出始見安德王經墓與感詩而購者已至再至三每出一次必居奇此黎邱之常技也

右殘本足本二則

有同一碑同時拓本而精粗迥別此拓手不同也陝豫間廟碑墓碣皆在曠野之中苔蘚斑駁風高日熏又以粗紙煙煤拓聲當當日可數十通安有佳本若先洗剔瑩潔用上料硃宣紙再以綿包熨貼使平輕椎緩敲苟有字畫可辨雖極淺細亦必隨其凹凸而輕取之自然鈎魂攝魄全神都見苟非此碑先經磨治挖損傳之百餘年後其聲價必高於舊拓但非粗工所能知耳余嘗得無極漢碑精拓本以國初拓較之竟無以遠過以此知拓手之不可不慎擇嘉慶間畢秋帆中丞在陝時有碑估車姓最擅場

牛空山金石圖有車永昭當卽此

至今車

拓本世猶重之竹雲題跋同州聖教云余得萬厯間舊本模
余甞蠟既佳字尤清楚勝舊揭十倍問之退谷云曾至同州
親爲洗刷亭以覆之乃知唐碑苟得好事者精意蠟蠟皆可
十倍舊拓惟恨陝人以惡煙麝紙率汪卽亭師作貳成均精
略掃賣以爲衣食資則全泯本來耳
拓石鼓亦爲世重恩施樊山方伯詩云東吳太史長國學周
宣十鼓生廉角平中得凹缺者完坐令阮薛輸汪拓卽詠此
事

麝紙煙煤拓本最不耐觀每一翻指十指盡黑煤氣上熏鼻
觀令人噁惡大抵佳拓本有二一爲烏金拓用白宣紙醮濃
墨拓之再研使光其黑如漆光可鑑人一爲蟬衣拓用至薄
之紙以淡墨輕拓望之如淡雲籠月精神氣韻皆在有無之
閒凡古碑之剝泐過甚者此拓最宜如用螺紋箋則更上一

等矣。濰縣陳篋齋前輩拓法爲古今第一家。藏石刻皆以拓尊彝之法拓之。定造宣紙堅薄無比。不用椎拓。但以綿包輕按曲折均埏。無微不至。墨淡而有神。非惟不失古人筆意。并不損石。齊魯之間皆傳其法。余一見卽能辨之。右精拓二則

吾吳老書估侯念椿已作古矣。見書籍裝訂卽知其從何地

來。拓本亦然。收之既久。見之既多。何省拓本不難一望而知。

陝中尋常拓本皆用麗紙。色黃而厚。精者香墨連史紙。郭宗昌金

石史稱所見懷仁聖教序是武關構皮紙。堅柔相得。虛和。受墨簾紋如織。隴燥如漆。底久入理。此陝拓之至精者。

汴

紙最惡。質性鬆脆易爛。又攪以石灰。經十餘年卽片片作胡蝶飛。卽用紙託亦不耐重揭。故龍門嵩高諸拓本舊拓流傳者頗少。北方燕趙之間工亦不良。精者用連史紙。龕者用毛

頭紙

卽餠窗紙

石質龕惡遼金碑紋理尤駿往往滿紙如釵股如

屋漏痕齊魯之間今多用陳簠齋法拓手爲海內之冠然燕秦碑佔往拓或搗紙墨自隨亦不盡如土著之精吳越兩楚以逮五嶺以西皆不用黃紙惟墨之濃淡拓之輕重微不同石質受墨亦有深淺之別惟望氣可以知之不可以言傳也閩廣喜用白宣紙堅厚瑩潔黝然純黑而無光墨包當是用粗布故時有木理紋蜀石多摩厓造象或髹以丹漆故拓本往往有斑點或皴作淡黃色字口時有齧缺痕山左之千佛厓及益都諸山造象亦如此滇碑用白紙大理拓本亦間用東洋皮紙極堅韌但拓手不精耳兩爨碑精本尤不易得朝鮮碑皆用其本國繭紙滑如鏡面柔韌而有絲紋惟惜墨如

金淡拓多濃拓少或僅於字之四圍著墨無字處卽如白地
光明錦石質既堅紙又受椎或墨所不到之處其筆畫窠臼
深陷可辨朱拓皆以土硃佳者用銀硃和雞子白調拓最易
生蠹不可與墨拓共置一處必致滋蔓難圖間有藍色綠色
拓者其弊與朱拓同

右觀紙墨知何省拓本一則

張彥遠言裝池書畫之法甚詳

法書要錄圖畫見聞誌

惜不言稍帖今

人藏帖皆用剪裱豐碑直行分條合縫聯綴無痕世謂之裱
衣裱四圍鑲邊多用白紙或黑或紫或藍亦間用虎皮箋或
用五色檳榔箋或用古藏經箋背後襯紙最上用東洋皮紙
其次用粉連史劣者用麤黃紙然漿性滴則易脫且生蟲蟻
不能經久或僅墊薄紙一層每一葉接縫處以紙黏合循環

舒卷謂之中摺裱書條橫幅或古碑之逐層橫列者卽可整裱不分條不割字接縫處亦不用鑲邊此較能耐久且不損字小造象及彝器拓本宜用挖嵌大者一葉一通小者多至三四通空地可寫釋文或隨意題識字之極大者用推蓬式或一葉一字或一葉二字擘窠書及石刻圖畫不能剪裱者可用方勝摺疊之法諸山題名及唐墓誌或以數十通合裝一冊亦可隨其大小長短而摺疊之又有用裝訂書籍之法線穿成冊工值旣省且便臨池然中間稍字之處必隆然凸起亦需用挖嵌法背後再墊紙一層庶幾妥帖平不頗古人得佳碑喜整裝旣免脫落且不失原碑尺寸誠爲善法然非鋪案挂壁無從展閱余謂收藏碑版須有兩本以正本整

裝留原石制度以副本剪裱明窗靜几取便摩挲整裝之法
亦有二金題玉躐所費不貲或僅用皮紙一層託之不加桿
軸揭疊平勻外貼藏經紙籤寫碑目及年月書撰人姓氏以
一二十通爲一集或加夾板或青布函凡收藏稍富者此法
最宜拓手之精者固不易裝池更不易凡碑文左行者粗工
不省往往仍從右起行字顛倒不復成文醴泉皇甫諸碑尙
有舊本可爲依據稀見之碑分條割字偶失原序前後卽致
舛午剝泐之處或僅存半字或微露殘筆輒割棄如敝屣分
書行草波磔飛動或致跳行或越方格之外亦多割損如伐
遠揚故余每裝一碑雖豐碑僅存數十字其無字處亦諄諄
戒其留空提行空格必依原式凡字口陷內皺痕不可過求

熨貼若舒之使太平曳之使太直古人筆意必盡失如墨豬矣此皆非俗工所能知也

嵩高三闕及天發神讖碑殘本廣尋而修尺收藏家皆裝爲手卷旣便展閱又可跋尾竊謂如蔡元度之楞嚴經偈石湖之田園雜興亦可仿此法蘭亭得數十本亦可合裝一長卷經幢或六面或八面可裝屏幅然面面分拓不如以巨紙圍而拓之蓋分條易於散失陀羅尼經咒同爲一本又或脩短廣狹相等眞行同體以數本共置一處必致斷鶴續鳬將冠配履卽果爲一本先後次序亦易倒舛余藏幢付裝第一幅首必簽題幢目年月書撰姓氏以下標識一二三四字如此庶一目瞭然或更製香本爲篋分上下兩層每層四軸以抽

屨隔之鏤字於門以銅爲鍵余所藏六百通裝價倍蓰於拓價手無斧柯龜山奈何

帖面用香枬木可以辟蠹南方頗宜若北方風日高燥卽易龜坼或竟裂爲兩片紫檀太重銀杏宜選薄而潔者磨治光瑩亦可用因陋就簡或用紙面然摩擦易損亦易沾寒具之油古錦雅而豔爲裝池第一其次用緋絲面又其次新錦仿古之佳者亦頗不惡近人用印花洋布則不如青布之樸素渾堅矣又有用木板四圍起線中微陷實以錦此亦徒取飾觀耳題籤以藏經紙爲第一白綾次之泥金牋雖華爛久之金屑脫落字畫亦損轉致黯淡無色

樊間青彬析津藏家也鮑子年趙撫叔皆與之投贈身後碑

版散落人間余收得二十餘通皆用廢紙自稍壓肆冊籍官府文牘無不有之其稍法極粗惡或以數小紙裝成一巨幅橫斜交午厚薄不勻如三家邨課蒙塾本碑紙有蝕損處卽以字紙補之鴉蚓模糊膠飴黏結皺紋如縠裂紋如筋凡經其手裝者無可重揭字有斷泐尤喜以筆描畫爲蛇添足墨瀋旁流淋漓滿紙直是古碑一劫聞樊君耄而好學頗能鑒古析及秋毫其弊至於如此

張彥遠論裝背畫軸責餽必去筋稀緩得所攬之不停自然調熟入少細研薰陸香末永去蟲而牢固又云勿以熟紙背必皺起宜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紙紙縫相當則強急卷舒有損要令參差其縫氣力均平又云宜造一大平案漆板朱界

制其曲直

今裴池家即如此

此法可推之補帖余曩見明初文淵閣

書籍外裝錦函皆已字挖嵌式五百餘年毫無損脫亦無蠹蝕此其賁餉必有奇祕之法惜不得其傳耳

右裴池五則

讀碑鋪几平視不如懸之壁閒能得其氣脈神理於是臨池家製爲帖架對面傳神如鐙取影然影摹不如對臨又不如先閱其結構用筆掩卷而後書之所謂背臨也

右帖架一則

甚矣陰陽鬼神之說之中於人心也定興標義鄉石柱頌自唐以來無著錄者前十餘年碑估李雲從始訪得之一字不損新出於礪土人以此石爲一方之鎮風水攸關封禁甚嚴其後潘文勤師兼管順天府尹始檄下邑宰拓之至今傳本稀如星鳳長安暉福寺碑土人云碑有神能爲祟非昏夜不

能潛拓碑估恐其聲之聞也不敢用椎咄嗟氈蠟安有精本
余官京師十年屢欲拓戒壇寺兩遼幢碑估述寺僧之言云
拓此幢寺中必有僧示寂竟失之眉曉趙搗叔云海甯扶風
馬夫人墓誌唐咸通四年李直文并書其墓在安國寺址出土時鬼爲厲
懼而埋之此真所謂妖由人興也而古刻遂因此不傳矣右
封禁碑文一則

酈道元水經注錄漢碑所以博異聞證古跡非著錄也著錄
之書傳於世者自宋人始洪婁以隸爲經以碑爲注腳當入
小學類歐趙有錄有目皆爲私家之籍陳思則網羅無外所
錄不必其所藏約而言之厥例有六一曰存目王象之輿地
碑目詳於南略於北于奕正天下碑目更非善本然筆路藍

縷禮重先河近人如陽湖孫氏會稽趙氏之訪碑錄搜輯最

廣然亦不無誤舛私家之目余所見惟天一閣范氏

刻於書目之後

竹嶼龔趙氏江陰繆藝風前輩雲自在龔碑目分省分郡分

縣網羅宏富冠絕古今其次則太倉八瓊室陸氏星農先生

父子兩世訪求亦多前賢所未見一曰錄文如陶南村古刻

叢鈔都南濠金薤琳琅是也涇縣趙紹祖但錄皖中古刻意

在桑梓文獻別爲一體至仁和魏稼孫續語堂碑錄關文泐

字空格跳行皆以原碑爲準鉤心鬬角毫髮無遺付梓時手

自繕校易簣之辰尙未卒業禮堂定本付之後賢余先後得

百餘通歎爲精絕得未曾有一生愛好自天然遂有河清之

歎一曰跋尾如朱樂圃之墨池編盛時泰之元牘記是也然

皆評隲書品第其高下拓本先後析及毫芒猶爲賞鑒家而非攷據家 國朝亭林顧氏金石文字記始以碑文證明經史之學竹垞竹汀博聞宏覽窮源溯流上自經史下逮說部文集輿地姓氏莫不釐訂異同釋疑匡謬孫淵如嚴鐵橋繼起益精世始不敢薄金石爲小道翁覃溪劉燕庭張叔未皆以書學名家故其緒論詳於古今書派而亦不廢攷訂言皆有本不爲鑿空之談一曰分代求之曩昔此體未開始於翁氏兩漢金石記嘉應吳氏南漢金石志近諸城尹祝年明經輯漢石存亡友福山王文敏公嘗欲輯六朝金石記尙未草創隋碑上承六代下啟三唐爲古今書學之樞紐余嘗欲輯隋石記專論書派吳越南唐亦可仿吳氏之例補霸朝掌故

悠焉忽焉老將至而耄及一何迫矣一日分人惟有宋寶刻
類編一書然其所分名臣處士攷之史傳不盡可徵體例踏
駁難可依據故後賢編輯無依爲程式者一日分地以一省
爲斷者畢氏則有關中金石中州金石阮氏則有山左金石
兩浙金石粵東有翁阮兩家粵西有謝氏一略劉燕庭長安
獲古編三巴舊古志亦依此例而有圖有釋摹印極精朱排
山雍州金石記已等祧埤阮小芸滇南金石故限於荒裔陽
湖孫氏京畿金石攷歸安姚氏中州金石目皆有目無錄山
右鄉甯楊氏湖北皆新出附麗省志可分可合皖中但有金石詩
一碑一絕如新出齊山浮山石牛洞諸刻皆尙未收此外諸
省作者闕如以俟來哲以一府爲斷者江甯嚴氏會稽杜氏

搜錄在先常山至精沈西濟南斯下浙之天台永嘉括蒼吳

興皆有定本吾吳瞿萇生有編目韓履卿有錄文皆未付梓

收藏家尚有傳錄之本以一邑爲斷者秦之武功段嘉齊之

益都段赤汴之安陽偃師武最爲膾炙山左諸邑不乏操觚

燕王侶樵茂才有秦之閒閒有好事茫茫天壤如斯而已此

外有專攷一隅者如林同人之昭陵葉井叔之嵩室張秋水

之墨妙亭劉燕庭之蒼玉洞余欲爲伊闕石刻攷以有專攷

一碑者如翁覃溪之瘞鶴銘吳兔牀之國山碑皆顯門之絕

學著錄之附庸海外金石則朝鮮某氏有羅麗琳琅劉燕庭

本之爲海東金石苑近傅楙元觀察輯日本金石志李仲約

侍郎又有和林金石詩王蘭泉金石萃編以大理諸碑附於

卷末雖篇帙寥寥亦可與之並駕歐陽公集古錄其子叔淵始別爲目十卷趙明誠金石錄其目二十卷亦別行譬之春秋三傳雖附經而行要之經自經傳自傳至萃編之例以時代爲次先錄碑文次附諸家跋尾次列已說譬之唐人義疏經與傳合注與疏合雖異古本實便學者在金石著錄家可謂集其大成矣又若元潘昂霄輯金石例王止仲繼之墓銘舉例黃梨洲又繼之金石例補其後劉楚楨郭頻伽等後先趾美共有九家雅雨堂盧氏刻金石三例近滬上書肆又彙刻爲九例然其宗旨惟在義例書法不關著錄茲姑從略右著錄一則前人彝器著錄必圖其形製如宣和博古圖是也以此例求之石刻惟牛空山金石圖每一碑節臨數十字摹其款式詳

其尺寸皆褚干峰爲之奏刀此外惟劉燕庭三巴舊古志長
安獲古編亦先畫圖而後釋文閒加攷跋鳳舞螭蟠惟妙惟
肖然其界畫之工刻鏤之細摹印之精斷非俗工所能從事
必如歐陽公所云好而有力又需之以歲月始可聿觀厥成
燕庭惟三巴一集及身付梓長安獲古編雖梓而未及印行
故傳本絕少其在浙藩卒以風雅獲譏此亦好古之鑒已

金石圖一則

校書如几塵落葉愈埽愈紛釋碑之難又視校書爲倍蓰墨
本模餽裂紋蝕字豐碑巨幅必卷舒而閱之非如書冊可以
按葉摩挲老眼昏燈愈難諦審故前人所釋之本往往同一
石刻彼此舛馳漢中部督郵郭尙題名卽世所謂竹葉碑也

牛空山翁覃溪海甯陳上舍以網三家釋文卽不同竹汀又刊正焉試以新拓本校陶南邨都元敬及萃編所錄異同卽不可僂指碑額篆文或不合於六書之法或漫漶不可釋沁州刺史馮公碑明以前金石家多誤釋爲池州至竹汀始改正又碑題結銜大書特書多詳具官階封邑寺觀解字之碑或冠以郡邑或兼書修造姓氏篆額與第一行題字或不符合著錄者各隨舉碑字以標目如邕禪師塔銘省文亦可稱化度寺碑虞恭公溫公碑省文亦可稱溫彥博碑苟非親見墨本轉展碑版最易歧出故孫淵如訪碑錄有一重再重者重刻之本旣列於唐又列於宋甚至新拓本年月旣泐而舊拓本尙存者旣據舊拓按年月編入又據新拓本附之無年月

類余校出重碑卽有百餘通趙搗叔書亦未免如搜輯墨本
盡取舊金石書校之以碑文爲經而以各家釋文標目誤舛
異同之處分注於下如校勘注疏之例嚴氏唐石經校文當
不能專美於前 右校釋碑文一則

古碑中裂或碎爲三四片以大鐵繩束之或龕置壁中尙不
至漫無收拾化度原石已亡覃溪以剪裱殘宋拓三四本鉤
心鬪角繪爲范氏書樓殘石圖竟得宋時原第可謂良工心
苦余曾得呂大防長安志圖殘石石蒼舒書僅存七片首尾
殘缺潛心鉤索迄未得其原次乃知古人精詣爲不可及西
安藩解竈下出殘石十六片大者如研小者如拳紫鳳天吳
顛倒褫褐皆分書有熙甯年號雖知爲宋刻無從屬讀余竭

十餘日心目之力尺接寸附亦竟得原碑位置始知爲宋吳中復重建燕佳亭詩前有熙甯七年字後有仲夏十五日男立禮字裝爲一幅首尾祇缺十餘字此可爲補緝殘碑之法右殘石位置一則

孫莘老守湖州建墨妙亭以藏古刻如漢之三費碑皆在焉今其石泰半亡矣烏程張秋水輯墨妙亭碑攷分別存佚采摭甚詳關中有宋趙抃重置饒益寺石刻記文云自唐宋以來名臣賢士往還稅駕或題名於壁或留詩於碑寺遭兵火焚毀殆盡暇日命僮僕搜抉於荆榛瓦礫之間皆斷折訛缺讀之令人悲惋卽其稍完者萃而置於藏春軒壁蜀綿州有宋淳熙十二年集古堂記其文云舉近郊石刻列植秦漢隋

唐其碑凡十壁立森拱然其所謂蔣公瑒碑及孫德碣已淪於灌莽矣此兩公者皆師莘老之用心護惜古人之意可師可敬西安府學碑林及洛陽之存古閣其裒集古刻之法並同或久埋於敲火礪角之餘或新出夫隧道重泉之底虔藏於此以蔽風日子遺賴以不亡法至良也碑林初始不知何年後人不加修葺蕪穢不治幾難廁足畢秋颿尙書撫陝始繕完堂廡周圍繚以欄楯又爲門以司啟閉王寅四月余被命度隴道出西安駐節往游徘徊不忍去嘉祥紫雲山武梁祠堂漢刻亦賴孫伯淵之力得庇一廛好古之士宜知所取法焉

右護惜古碑一則

東觀餘論載張彞龍圖家有漢石經十版其聲家有五六版

解春雨集言宋慶厯初范雍使關右厯南山佛寺見化度寺碑已斷爲三矣以數十縑易之置里第賜書閣下此爲藏石之濫觴畢秋驅在關中得四唐石前見置之靈巖山館孫淵如得北朝造象置之家祠一榭園近時藏石家余所知者隋太僕元公及夫人姬氏兩誌在陽湖陸氏庚申兵燹兩石皆裂失其半閩縣陳氏揚州張氏南海李氏皆有藏石陳李亦得之秦中張氏唐墓誌董惟靖諸石卽廣陵出土長安趙乾生濰縣陳壽卿所藏最富陳多造象趙多墓石曾從陸蔚庭前輩處見陳氏拓本全分共百餘通趙氏七十餘通余陸續得之去年又得兩全分以隋刻寶梁經及唐高延福墓誌爲最精

六飛西幸朝貴扈蹕至秦者徵求拓本迫於催科趙君盡貨其石閭半歸倫貝子半歸端午橋制府午帥藏石本爲海內之冠豐碑如晉郭休魏蔡儁皆以牛車輦至都門數十人昇之道路動色其京邸几案廊廡皆古碑也余先得其拓本已百數十通聞入秦益肆搜訪繼長增高衙齋充牣廉石歸裝不患無壓舟之物矣潘文勤師及貴筑黃子壽師福山王廉生祭酒德化李木齋京卿同郡吳憲齋中丞皆有此癖余皆得見之木齋所藏多小品且多殘缺潘文勤師所藏以崔文修誌爲第一貴筑師所藏以隋吳巖李則兩誌爲第一憲齋所藏以文安縣主墓誌爲第一賈文度次之廉生精於鑒別自蜀中攜歸梁造象尤爲希有之品亦多殘裂斷頭折足排

列牆隅乙亥丙戌閒病不斟家人以其不祥且褻佛諷其棄之笑不應後病亦尋愈然敝帚自享不輕拓余僅得其造象數通及晉兩墓表一乾符經幢尙完好每見必索之竟未得此外如江陰繆藝風番禺梁杭叔南陵徐積餘抱殘守缺亦閒得一二通積餘藏隋張通妻陶貴墓石及唐戚高誌甚秘之然陶貴非原石余惟得江陰唐經幢一通藝風見之以爲桑梓文獻屢以爲請慨然讓之今橐中僅存青城山唐刻經殘石數片而已

右藏石一則

野寺尋碑荒厓捫壁旣睹名跡又踐勝遊此宗少文趙德甫所不能兼得也前人往往繪圖記事以留鴻爪余所見有兩家一爲沈西離河朔訪碑圖卽編輯常山貞石志時所作也

共十二幅舊在江建霞處建霞弱冠好弄千金輒散早已流
落人閒一爲黃小松嵩洛訪碑圖共二十四幅小松本工山
水親爲點染超入神品初見於厰西含英閣虞山翁叔平師
論值未諧適奉 命主順天試怒促入閣遂歸武進費妃懷
同年壬寅度隴及門秦介侯大令爲余言嵩洛訪碑圖尙在川沙沈氏配懷所得其臨本也此兩圖皆
至寶也每圖各有子目惜未能記之 右訪碑圖一則

書估如宋陸親坊陳氏金平水劉氏皆千古矣卽石工安民
亦與黨人碑不朽惟碑估傳者絕少畢秋帆撫陝時有邵陽
車某以精拓擅場至今關中猶重車拓本趙撫叔補寰宇訪
碑錄搜訪石本皆得之江陰拓工方可中撫叔之識可中也
因山陰布衣沈霞西猶牛空山之於褚千峰也千峰與聶劍

光雖文士亦以氈椎鐫刻餬口四方余在京十年識冀州李雲從其人少不羈喜聲色所得打碑錢皆以付夜合資黃子壽師輯畿輔通志繆筱珊前輩脩順天府志所得打本皆出其手荒巖斷磧古剎幽宮裏糧退訪無所不至夜無投宿處拾土塊爲枕饑寒風雪甘之如飴亦一奇人也邵陽碑估多黨姓前十年厥肆有老黨者亦陝產其肆中時有異本余及見時已老矣沈子培比部嘗稱之筱珊在南中得江甯聶某善搜訪耐勞苦不減李雲從余所得江上皖南諸碑皆其所拓戲呼爲南聶北李云

右碑估一則

文人題品土俗通稱古跡流傳等洞簫之有謚嘉名肇錫益敝帚之可珍有如碑之裂而存半截者多矣惟唐興福寺殘

碑世皆稱爲半截碑碑之環而刻四面者多矣惟顏魯公家
廟碑世皆稱爲四面碑皇象天發神讖碑在晉時卽折爲三
段見丹陽記金世呼之爲三段碑或呼經幢爲八楞碑此類
尙多撫而錄之可資談助

竹葉碑 漢殘碑陰也牛空山金石圖云曲阜顏樂清懋倫
得之藏其家碑兩面隱隱有竹葉紋或謂之竹葉碑云金
石萃編此碑陽今皆爲竹葉文所掩無一字可辨陳氏以
綱定爲魯國長官德政碑其論最核

三絕碑 漢隸字源受禪表魏黃初元年立在潁昌府臨潁
縣魏文帝廟劉禹錫嘉話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
三絕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金博州廟學記

大定二十一年

東昌人謂之

三絕碑三絕者王去非文王庭筠書党懷英篆額也

魚子碑 隋栖巖道場舍利塔碑石質斑駁細點墳起打本

如顆顆丹砂又如大珠小珠落玉盤雖精拓不能泯其迹
世謂之魚子碑

鴛鴦碑 顧亭林金石文字記泰山之東南麓王母池有唐
岱嶽觀土人稱爲老君堂其前有碑二高八尺許上施石
蓋合而束之其字每面作四五層每層文一首或二首皆
唐時建醮造象之記

金石萃編云此碑今俗稱鴛鴦碑二石合爲一兩面兩側
共刻三十二段

碧落碑

汪由敦松泉文集董道廣川書跋云段成式謂碑

有碧落字故名李肇謂碑在碧落觀然攷之國史補則肇
正謂碑有碧落字耳李漢又謂碑終於碧落字董道駁其
非今以篆文驗之僅有棲真碧落一語既非全文結束亦
非文中要語攷古人詩文字迹舉一行首標目者有之無
以末字者歐陽公集古錄謂龍興宮有碧落尊象篆文刻
其背朱潛溪亦云韓王元嘉子訓等爲其妣房氏造碧落
天尊於龍興宮攷其記知爲碧落觀今以篆文驗之但云
立大道天尊建侍真象無所謂碧落天尊疑廣川所云碑
在碧落觀而龍興舊爲碧落者爲得其實此碧落之所由
名也

潛研堂金石跋尾云右李訓等造大道天尊象記世所稱碧落碑也篆書奇古有鄭承規釋文余按此碑當如潛研所題李訓等造大道天尊象記爲正而碧落碑其後起之名也

追魂碑 處州府志松陽葉法善以道術遭遇元宗時李邕爲處州刺史以詞翰名世法善求邕與其祖有道先生國重作碑文成請并書弗許一夕夢法善請曰向辱雄文光賁泉壤敢再求書邕喜而爲書未竟鐘鳴夢覺至丁字下數點而止法善刻畢持墨本往謝邕曰始以爲夢乃眞邪世傳此碑爲追魂碑

金石萃編書譜引法帖神品目云追魂碑李邕書在松陽

永甯觀

透影碑 中州金石記重修古定晉禪院千佛邑碑天成四年九月釋道清撰俗名透影碑

風動碑 隱綠軒題識鎮州察院前庭有風動古碑乃李寶臣功德頌永泰間立王士則書

雷台碑 寰宇訪碑錄茅山乾元觀碑陳黼撰蔡仍行書政和五年俗呼爲雷台碑

無字碑 金石萃編乾陵唐高宗陵也在乾州東至太宗昭陵六十里有于闐國所進無字碑高三十餘尺螭首龜趺歸然表裏無一字今題名有十三段崇甯政和宣和年者
九金正大元年一興定五年二丁亥清明日一

泰陰碑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
銘宋大中祥符元年上石在泰安府城南門外北向明巡
按吳從憲篆刻其陰曰泰陰碑俗謂之陰字碑王蘭泉曰
北向屬泰山之陰故題泰陰碑三字以訛傳訛遂謂之陰
字碑矣

國碑 雲麓漫鈔吳禪國山碑土人目爲國碑以其石圓八
出如米廩云 吳騫國山碑攷云碑形微圓而橢又云碑
首上銳而微窪石色紺碧

按右所錄碑名循名核實各以義起未爲虛附若夫流俗
滋訛方言虛造郢書燕說非可理測訪碑者若非親見其
文字僅憑耳食未有不徑庭者如關中大中二年經幢于

惟則所造王鉉書土人通呼爲顏石柱問以于惟則經幢
不知也問以王鉉愈不知也余來隴坂關外僚吏皆言敦
煌學宮有索靖碑及拓而釋之一面爲索公碑一面爲楊
公碑皆唐中葉後刻索公特靖之後人耳買王得羊固自
可喜然問以楊索二公碑不知也李翕西狹頌在成縣此
碑後爲五瑞圖內有甘露黃龍字官斯土者書帕餽遺卽
題爲黃龍碑若問以西狹頌五瑞圖亦不知也諸如此類
非沿其土俗所呼之名以求之不可得公羊所謂名從主
人也 右碑俗名二則

余所論皆石刻不錄金文然唐鐘銘如景龍觀寶室寺之類
下逮五季宋遼金元余所收卽有三十餘通其字皆隸楷無

篆籀與三代尊彝固有間矣唐大中之國清寺磬

台州

金大

定之三清觀鼓

長安

五溪銅柱潭州鐵塔成都鐵幢吳越之

銀簡鐵券金塗塔南漢之鐵塔南唐之鐵香爐蜀之壽山福海鐵器皆金文也其尤難得者荆門武當山玉泉寺有大業

鐵鑊

別有一元鑊

湖南君山有熙甯八年鐵鍋淳祐五年有鐵梢

又有咸淳六年崇勝寺雲版乾道三年南華寺方響亦冶鐵而成訪碑錄以非石刻皆不收然文體書法實與石刻無所區別譬之螟蛉有子式穀似之若置之古金文中雖雲初百世轉歎音容之不屬矣

余奉使西征渡河登隴所見古鐘皆沈埋於野田蔓艸中殆未可僂指計諦視其文大約皆前明刻輶軒所經拓得三刻

其一最古在甘州山丹縣城內雷壇寺陽文在鐘腹無年月
其文云沙州都督索允奉爲法界眾生及七代先亡敬造神
鍾一口共二十三字筆勢雄偉唐初刻也一在鞏昌府城內
中閒鼓樓上周刻皇帝聖壽萬歲重臣千秋法輪常轉國泰
民安十八大字下題大宋丙戌歲崇甯正月皆陽文題名陰
陽文不等有六宅使權發遣通遠軍事劉戒朝散郎通判通
遠軍事孫俟又有住持壽聖院僧體原等一在蘭州城內卽
使廨之左普照寺俗名大佛寺金泰和二年歲次壬戌五月
甲辰朔二十三日丙寅鑄中有敦武校尉商酒都監女奚列
都兒進義副尉商酒同監薛庭秀及普濟院會首講經論沙
門海珍等題名後有銘云勅之者誰海量珍公銘之者誰鶴

髮崆峒皆陽文至訪得而未拓者平涼府城內關帝廟有宋
天聖七年鐘四面刻天尊象制作奇古會甯縣城內亦有宋
鐘一涇州之回山宮平涼崆峒山之寶乘寺皆有金大安鐘
按平涇會甯四鐘第二次行部
皆拓得又拓得慶陽鐘兩通
以上除寶乘寺皆在使節所
經官道旁窮鄉古刹若有好事者訪之震旦鐘聲隴上噌吰
遠矣
右隋唐以下金文二則

木刻之文有二一爲王大王庵池記唐天祐中刻在閩縣黛
榦霜皮厯千餘年未遭斧斤之劫一爲都門民舍有古藤一
株夭矯擎空上有元大德間題字見戴菴塘藤陰雜記其餘
滇南有吳道子大樹觀音象隴西慶陽郡廨有范純仁屋梁
題字
右木刻一則

資刻之文有三一爲曹調造磁盆題字僅有七年二字紀年
已泐一爲鄭德與室林三十一娘捨東嶽廟蓮盆題字元豐
元年正月兩器皆在福建省垣一爲元延祐二年資寶題字
在淄川縣高氏造象有銅有石其曰白玉造象者但石之似
玉者耳惟善業塋造象出於埏埴唐時江以南墓誌有刻於
甌者此類皆當作石刻觀 右資刻一則